

成都突圍痛定思痛 (三)

公義場歷險記

盛文

手錶鋼筆救我一命

西來場之役已矣，十萬大軍，風流雲散，就祇剩下我們六名總部人員，聚集在一座破廟子裏，聽北風怒號，槍砲漸稀。就在總部人員之中，

多年相從的參謀、副官王日新、陳世良、張學榮等，不是陣亡，即已重傷。今生今世，恐怕不再有重新聚首，共話往事的机会了。副官王建華（河南人），忠心耿耿，又復伶俐機警，心細如髮。入廟後，他走到我的身邊，悄聲的說：

「總司令，您的手錶、鋼筆都在我這裏。」
我正心亂如麻，百感交集，因而便隨口慢應一聲：

「我知道。」
「那麼，」他略頓一頓又說：「總司令現在反正用不着，還是存在我這裏吧。」

「也好。」
我的手錶和鋼筆，上面都刻了我的名字。那是在西來場外，我們被共匪包圍的時候，王副官

向我要去代為保管的。我不曉得他為什麼要這樣做？但是戰況正急，方寸尤亂，便懶得追問他究竟何以故？如今困處小廟，他向我提醒了一句以後，却又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方才看見外面有口井，我去打點水來喝。」
說時，他在神龕旁邊找到一隻瓦鉢，雙手捧着，邁出廟門。當時，坐在一處的我們五個，誰都不曾在意。然而，王副官出去了纔祇幾分鐘，我們便聽見脚步雜沓，由遠而近。緊接着，從距離不遠的地方，又起了一聲粗暴的叱喝：

「站住，不許動！動一動我們就開槍！」
當下，我但覺得心臟猛的往下一沉。王副官身上穿着制服，他驟然遇見共軍，必然是凶多吉少，在劫難逃。一陣焦急，我連忙移向廟門，自裏向外張望。我看見一名共軍軍官，帶着四名共軍，露槍相向，正把王副官圍在當中。遠處，似乎還有人影幢幢，構成了一個大包围圈。糟了，起先我還在想，倘若共軍人數不多，我們不妨衝

出去跟他們格鬥一場，救下王副官來。此刻一看情勢，連我們自己亦已身陷重圍，這將如何是好呢？

由於王副官被共匪俘獲之處，和小廟近在密邇。雙方問答，可以很清晰的傳來耳鼓。首先是共軍軍官聲聲催逼的問：

「你是那個部隊的？快說你的部隊番號。」
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，王副官竟會據實而答，他並且直承，他是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的衛士。

我們正面面相覷，大驚失色。又聽到那名共軍軍官，在用極感興趣的口腔追詰：

「盛文？你是盛文的衛士？那麼盛文現在在那裏？」

我的一顆心，都快跳出胸膛了。便在這緊張萬分，生死不容間髮的當兒，竟聽到王副官在啞聲嘆氣的回答：

「我們總司令不幸已經陣亡了。」
「陣亡了？」共軍軍官發出一陣冷笑，又道

過瞞被悉軍共省五

：「哼哼，你是想掩護戰犯盛文？騙我們說他已經陣亡。你要先搞清楚，這是多大的罪名啊！」

「我沒有騙你們，盛總司令確實陣亡了。」

王副官一口咬定的說：「他中彈身死的時候，我

正好在他身旁。我是親眼目觀他死去的。」

共軍軍官將信將疑的問：

「你有什么證據？證明盛文是陣亡了呢？」

我看得清清楚楚，王副官從他的衣袋裏，取

出我的手錶和鋼筆。他遞給那名共軍軍官，然後理直氣壯的說：

「喏，你們自己看。這是我們總司令的手錶和鋼筆，上面還刻得有他的名字。」

共軍軍官很仔細的驗看過了，再問：

「這兩樣東西，怎麼會到你的手裏？」

王副官故作悲戚，深沉的嘆了一口氣，回答他說：

「總司令臨終以前，把他的手錶鋼筆交給我。希望我能逃出重圍，帶交給總司令夫人，留作紀念。」

王建華忠義可風

「盛文死在那裏？」

「松華鎮以北的那道山坡。」

「你能不能找到他的屍首？」

「能够，祇不過——」

「你放心，」共軍軍官彷彿料中了他的「心事」，語氣一改，善言安慰他說：「我們找到盛文的屍首，那是爲了好向上級報告，盛文確實死了，然後就把他埋葬，我

們決不會拿他屍首怎樣的？」（據爾後由成都逃出的人說：共匪曾把一具屍體放在成都少城公園示衆，證明我確已陣亡。）

於是，我從門縫裏窺及，王副官向那名共軍軍官點了點頭。共軍軍官却興奮萬狀，他向遠處的共軍攘臂歡呼，大聲吶喊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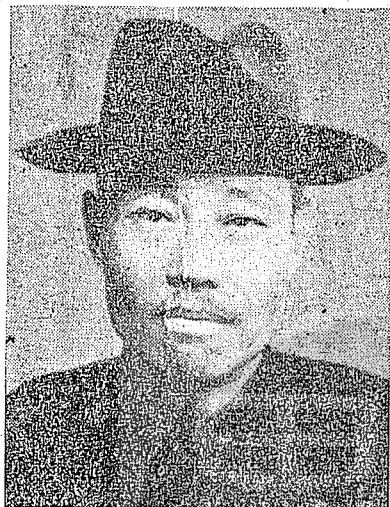
「劊子手盛文確實死了啊！我們逮到了他的衛士，這就去找他的屍首！」

登時，歡聲響徹雲霄，共匪們拖起王副官就跑。我心頭閃過一陣劇痛，又聽見王副官抗議般的在說：

「我已經走了兩夜一天，又餓又渴又累，兩腳都起了泡，實在是跑不快了啊！」

「那不要緊，」共軍軍官慨然的說：「我這裏有乾糧又有水，你就邊喫邊喝，慢慢的走。祇要你能把盛文的屍首找到，不但可以將功折罪，我還要替你請賞。」

人聲漸遠，腳步聲響終於杳然，我悠悠的回過神來。王副官的一腔忠盡，義薄雲天，使我不由自己的爲之感泣。他犧牲一己，保全了我們五個人的性命。運用機智，將團團圍困的大隊共軍支開。明日此刻，當他被押抵我們被圍的那處所在，他當然無從找到我的屍首。到那時候，他便祇有慷慨捐軀，壯烈成仁之一途。王副官在戰況危急時向我討取手錶與鋼筆，原來他是大有深意的。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忠貞」，古今中外有無數可歌可泣的戰爭故事，但由於王建華捨己救我這一幕是我的親身經歷，耳聞目觀，它將長存於我的記憶之中，永難泯滅。



化裝布商陳少華逃出鐵幕，每每語人「六十二歲」了。



本文作者在成都防衛總司令任內所攝，時年四十二歲。

一位白髮鬚的廟祝，彷彿有點知道我們都是國軍的高級軍官。他一聲不響，和我們一道挨過了方才那驚險萬狀的一關。待共匪去遠，他方始走了過來，神情忸怩的說：

「廟子又破又小，又碰到打仗，拿不出一點喫的來招待各位，真是莫可奈何。」

「那裏的話，老人家，」我和顏悅色的回答他說：「能够讓我們暫且避一避，歇歇腳，已經是感激不盡了。」

「官長，」他指一指我的身上，好心好意的說：「你們穿起軍裝，這陣子是寸步難行的。萬一碰上了共產黨，豈不是又要跟方才被逮走的那位一樣。」

「就是說嘛，我們也正在爲這個發愁，」我嘆了口氣說：「當然最好是換上便裝，可是在這荒郊野外，到那裏去找便裝呢？」

老廟祝居然慷慨大方的說：「官長要是不嫌髒的話，我倒還有一套舊衣裳。可惜我就祇這麼一套了。」

我大喜過望，稱謝不置的說：「有一套是一套，老人家，我真不知道該怎樣謝謝你好。」

「不消謝，不消謝，」老廟祝與沖的去找出一件破藍布長衫，一幅當地土著例有的包頭白帕子來。一直遞到我的手上，從憑我說：「官長，你穿穿看，看合不合身呀？」

穿上長衫，恰好合身。我便再度向老廟祝道謝。很想拿點錢來償付衣值，但是同行落難的五個人摸遍全身，這才發現非但分文無有，而且連件值錢些的老百姓可用之物都沒有。當下真是抱愧萬分。老廟祝却朗爽而又幽默的說：

「我一心幫忙你逃過難關，何曾想得你們的財物？反正如今共產黨來了，我就剩下身上的這

一套衣裳，豈不好去跟他們共別人的產。」

這時候羅庚南等人也都把軍服脫了，只穿一件毛衣，一條單褲。言談之間，天色漸暗，梁書仁（四川人）出外找食物回來了，兩手空空，大家都很失望，但他說：「他剛才遇見了蔣得龍（四川新津人，我的老隨從副官，留在成都家中）說夫人帶了四小姐也來了，我聽了真是莫明其妙，她如何來到此地？正在疑惑，而余妻果然抱了四毛（時止歲半），和程正修的太太（四川雙流人）走進廟來了，相見之下，悲喜交集，其經過情形，她也寫了一篇：「烽火中尋夫記」，我不再贅述。老廟祝把我們夫婦和小女四毛三人帶到廚房內小閣樓上。樓板堆滿稻草，鑽身進去，正好半蓋半墊。實在是又餓又渴，身心交瘁，倒下身去便呼呼大睡，而且一覺睡到大天亮。竟不知身在虎穴之中，他們六人則睡於廚房內地上。

毛澤東之必欲得我

拂曉時分，一驚而起，因爲我們聽到人語馬嘶，大隊共軍正在引吭高歌。原來昨天一夜我們就睡在重重疊疊的共軍包圍圈中。他們看不上這座風雨飄搖，東歪西倒的小廟，都住在帳篷裏面，方始不曾發現我們的蹤跡。一大清早，他們即已整隊開拔，老賊毛匪引狼入室，陰謀得逞一時，正在躊躇滿志，大發猖狂。那一陣陣的凱歌秧歌直聽得我心如刀割，兩眼滿孕憤激的淚水。我們默無一言，懷着錯綜複雜的心緒，坐在稻草舖上，等週圍的共軍漸去漸遠。然後，匆匆就道：爲了避免共軍注意，七個大人一個小孩暫且分作三組，先後出發，自此踏上危機四伏，前途無從逆料的數千里逃亡旅程。我們向老廟祝再度道謝，彼此珍重道別。我這一組祇有我們夫婦和梁書

仁抱着四毛同行。

出廟之前，我和最先換上便裝的程主任計劃行程，決定循彭山、樂山、自流井、重慶，再經武漢、長沙直奔廣州、香港，最後目的地則爲臺灣。祇是當時我們兩人誰也沒有究竟能走多遠，熬多久的把握，唯有走到那裏算那裏吧。

然而嚴重的問題却在於：由此而往彭山必須通過松華鎮，當時的松華鎮却多半正在因爲找不到我的屍首而大起騷亂，我們此去寧非自投羅網？程主任囁囁嚅嚅的將他這一大大隱憂告訴了我，我則沉吟片刻，方始回答他說：

「那我們兩個還是分開來走。你在前，我在後。」

他略感不安，因而躊躇不決的說：

「我自願的在前面走，反把總司令留在後頭，那怎麼行呢？」

「沒有關係，」我想出理由來安慰他說：「你在四川工作很久，能說一口流利的四川話。你太太又是四川人，碰到共軍盤查，你大可以冒充本地人，當然比較容易過關。」

「那……那總司令又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不妨爲我走在前面探路，前途沒有關口，你儘管往前走。倘若有共軍盤查的話，你可以折回來知會我一聲。」

「這個辦法很好，」他欣然同意的說：「那我們就走在前面爲總司令探路吧。萬一逢到關口，我再折回來掩護總司令過關。」

他夫婦大踏步的往前走了。我却直等到他的背影消失，和我有了一段距離以後，方再繼續行進。滿天驟變，野濶風搖，走這一段回程路，寸土尺地都是逼酒我麾下健兒熱血的傷心之地。因此我一路上都在埋首疾走，縱使很累，也不願作片刻停留。

漸漸的走上了大路，和我擦肩而過的共軍越來越多。我正懷着淒愴哀悼的心情，拂不開濃烈深沉的哀愁，因而也就沒有甚麼驚惶與畏懼了。那些趾高氣揚，整隊而過的共軍，我竟然視若無睹。他們都在恣意談笑，信口亂唱，一路上居然也沒有人問我的話，或者瞟我一眼。

將近松華鎮了，遠遠的一眼瞥見，我曾親率所部，血戰多日的那座小山坡上，壁壘猶存，人迹已杳。使我回首前塵，淚下沾襟，恍如置身夢境之中。然而便在這時，使我忽又提高警覺——果然被我看到前面交叉路口，正有一隊共軍，攔住了過往行人，如臨大敵般的在盤查、搜身、詰問。

我知道毛澤東早已繪影圖形，嚴令搜拿，他非要逮到我不可。毛澤東把我恨之入骨，正因為我曾在胡宗南將軍的參謀長任上，揮師北指，批亢搗虛，攻克他的老巢延安，使共軍蒙受重大損失，朱毛共酋幾乎被我軍生擒，籌開已久的莫斯科會議因而流產，因此他不得不加我以「劊子手」的罪名，亟欲把我抓到，有以報他的深仇大恨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但有開口，以我的面貌身材，湘晉不改，我就很難通得過。所以，當我一見松華鎮路口已有共軍把關，我立刻就本能的轉了個身帶了妻女和梁書仁，折向一處山脚，坐在一畝梯田的田塍上，暫且憩息，支頤深思，想想看有什麼闖關之計？

頭願有價願以相贈

正在深思長考，驀的大路上閃過一個熟悉的

身影。當我看真切了，又四顧無人，於是便低切的連喊了兩聲：

「正修兄，正修兄！」

一路走得飛快的程正修，一抬眼看到了我，他驚喜交集，快步向我走來。我拉他在田塍上並肩而坐，然後關懷的問：

「怎麼樣？連你也過不了關呀？」

「我算是過了一關，」他雙手直搓，神情緊張的說：「我是過了一關之後又特地遶道出來，來跟總司令報個訊的。總司令，你萬萬不可再往前走。」

我追問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總司令你還不知道呢。這些盤查哨，都是爲總司令所設的呀。」他伸手指指點點的說：「光是松華鎮的出入口，就設有兩道盤查哨在攔路搜查。過往行人無一得免。我方才過了入口處的那一關，走到鎮上一看，這才曉得，松華鎮駐了一師共軍，這一師共軍多半都是湖南人，他們當然聽得出來總司令的湖南口音。所以祇要總司令一開口說話，那就糟了。」

純粹爲了聊以解嘲，我苦笑着回答他說：

「本來就有一句老話：無湘不成軍嘛！國軍如此，共軍又怎能例外？」

「總司令，」程正修猶仍一本正經的在往下說：「我還在松華鎮上，一連看到了好些張通緝總司令的告示呢。有些告示是共軍貼的，有些是由劉文輝出面。這兩種告示的內容和賞格，大同小異。都是在說：凡活捉盛文解押前來者，賞銀

元十萬。割其首級來獻經驗明無訛者賞五萬銀元。兩種告示上都印得有總司令的肖像，又附記特徵，我特地默記下來，告示上說：『盛文，湖南長沙人，操長沙口音，身材瘦長，近視，戴眼鏡，年約四十歲。』」

我聽他口口聲聲的在說盛文盛文，如何目標太大，無法逃脫。渾然忘却了我和他的長官部屬關係。頗有點啼笑皆非，便連連輕拍自己的後頸，苦笑的说：

「我抗日剿匪戡亂二十年，如今也落了個頭顱有價，足值大洋五萬啦！」

程正修却依然不省，他還在「苦口婆心」的勸我：「總司令，共軍對你志在必得，無論如何你也不能再往前走！」

他也不替我設身處地的想想，我若不往前走，又將退向何方？因此，我有點惱怒了，我板下了臉來，疾言厲色的道：

「程主任，我們多年相處，如今大難臨頭。我若無法逃生，祇要你有路可走，我一定会捨掉性命，毫不猶豫的救你脫險。反之，既然共患難，同生死，你也該給我一點盡力而爲之的掩護。何況方才你還曾義形於色的答應過我，這完全是朋友相交的道義問題。可是現在你連試都不會試過，就自作主張的勸我莫往前走。難道你不知道我一旦停下來便死無葬身之地？也罷，我此刻也不爲難你，我只要你姑且試一試，有沒有辦法掩護我通過松華鎮檢查哨的這兩關。能通得過，當然很好。通不過呢，我也斷然不會連累你的。換句不好聽的話吧，此時此地我既頭顱有價，生擒活捉銀元十萬，割下頭來也有五萬大洋。有這等

的大好發財良機，我與其便宜別人，不如把這一宗富貴奉送給你閣下，讓你去向共軍告密舉發，你說這樣好嗎？」

我這一番話，委實說得太重了些，因而使得程正修面紅耳赤，幾於無地自容。他猛的雙手一拍，站起身來，指天矢日的回答我說：

「報告總司令，我若有一絲一毫不利於總司令的歹念，便教我天誅地滅，死無葬身之地。也罷，我此刻仍照前議，代總司令向前探路，總歸要設法通過松華鎮去，請總司令相信我，暫且在這裏多憩一刻。」

一飯之德全活之恩

說罷，他大步邁過山脚，直奔松華鎮而去。我對他的指天矢日信之不疑，因此仍然坐在原處等候。我大概等了一兩個鐘頭，由於我們都已無錶，無法正確的計算時間。總而言之，我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，依然不見程正修回來接我過關。當時我心裏在想，程正修若非私自逃走，便是被共軍所俘。正在我對程正修宣告絕望，苦思另謀出路的當兒。忽然看見一名農夫，肩上一柄鋤頭，施施然的走到我跟前。當他看到我們有氣無力模樣，便問：

「先生，大娘，你們是不是餓了呀？」

我抬起頭來，向他笑笑，婉言答道：

「還好。」

「先生，你們若是餓了，」那位農夫十分懇摯的說：「不妨到我的家裏去喫頓飯。飯菜都是現成的，離這裏又不算遠。」

這真是施予飢火中燒如我的莫大誘惑，因此我情不自禁的問他：

「府上在那裏呀？」

「唔，」荷鋤農夫伸手指的說：「就在那邊，只消走幾十步路。」

當時我們實在餓得心虛發慌，兼而心想，這位農夫他並不知道我的身份焉能會有歹意？他若有心擒捉我去請功求賞，我也精疲力竭，無從脫逃。因此之故，我便把心一橫，決計不等一去無蹤，杳無音信的程正修了。我先向他道聲謝，然後大小四人便跟在他的身後，亦步亦趨。

到了那位農夫的家裏，他以糙米飯一大餅饅客，外加一碗白菜，兩塊拌以食鹽的豆腐。野蔬山蔬，農家風味，把餓慌了的我，喫得齒頰生香。「饑者易為食」，老話果然絲毫不假。對於我那「一飯之恩」的主人，我的衷心感激，更是匪可言宣。看他的神情，多半曉得我是易服逃亡的國軍軍官，却是我不能表明身份，他也並不過問。反倒是我請教過了他姓夏，是當地土著，歷代務農。

飽餐一頓，精神體力，為之大增。我正和主人家閑談，門外忽又傳來腳步聲響，當時我們夫婦都很緊張，但當來人推門而入，我却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忙請主人不必驚慌。我說來的是我朋友，其實是羅副參謀長和衛士劉敦幹，雙雙的跟蹤尋來了。

心想我們在這戶人家勾留過久，只怕共軍聞訊而至，添加主人的麻煩。因此，我登時就說：「我們想到彭山去投奔朋友，不曉得應該怎

樣走法？可否請你指點指點。」

「這個容易，」夏姓農夫應聲而答：「我堂客正要上鎮上去趕場，我喊她給你們幾位帶路就是。」

說罷，馬上把他的太太叫了出來，當面交代把我們帶到松華鎮，再詳加指點到彭山的路徑，並拿出一個背篋（竹製四川土人背小孩之用，能坐能立）給我，說：「抱小孩走長路，太吃力了，可以此篋裝小孩揹在背上」，如是我背了小女四毛。向他道過了謝，便跟着他的太太重回通往松華鎮的小路。快到松華鎮的時候，我請那位農婦停步，面現難色的告訴她說：

「鎮上正有共軍在搜查過往行人，我們怕惹麻煩，能不能煩你帶我們邁過松華鎮去？」

夏姓農婦彷彿也是知情，她默不作聲，點了點頭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由她領着我們邁出鎮市，穿行於阡陌之間。走不多遠，就已經邁過共軍佈下天羅地網的松華鎮。農婦鉗口不語的送我們抵達安全地帶，又伸手指通往彭山的大路，一個轉身，逕赴松華鎮趕場去了。我在路上，直在對這夏姓夫婦，感念不置。中國農民的天性淳樸善良，於此又獲一明證。看他倆行若無事，順利自然，像是無意間款待一位陌生的過客，但是他們却在冒着已身生命的危險，救了我們的幾條性命。

突然之間砰的一槍

這一天，步行三十餘里，幸好一路有驚無險，平安抵達了蓮花壩，但梁書仁又失踪了。時已

日落黃昏，暮靄四合，便在一家王姓的農民家中投宿。羅、劉二人輪班值夜，喜在又是一宿無話。而且天方亮，主人家便送來一碗白菜，一鉢米飯，充作我們的早餐。飯罷謝了主人，繼續登程。下午四點多鐘，抵達公義場。就在距離市集三百多公尺的地方，陡然發現有五名穿着便衣的自衛隊士兵，荷槍佇立，守在街口。我向羅副參謀長跟劉敦幹使了個眼色，悶聲不響的彎出小路遶道而行。殊不料竟會被他們察覺，猛然的一聲大叫：「站住！」我們起先裝着沒有聽見，繼續往前行走。然而便在此時，「砰！」的槍聲一響，他們居然向我們開起槍來了。迫於無奈，祇好站停脚步，等着他們一路飛奔的趕了來。五個人將我們緊密包圍，槍口對準着我們。其中一名佩自來得手槍，像是隊長的首先問我是那裏人？我答以「湖南。」再問我是做什麼事的？我答道：

「布商。」

又問我到那裏去？我說去彭山。至此，那隊長便派一名士兵搜查我的全身，結果是一無所獲，當時我對他們祇盤問搜查我而羅劉二人於不願，心中已有不祥之感。果然，搜身過後，隊長又突如其來的厲聲一喝：

「走！你跟我去見鄉長！」

我故作茫然驚訝的問他：

「去見鄉長有什麼事呀？」

隊長不答，凶神惡煞般當胸一把將我抓住，拖拖拉拉的直往市集上走。我妻抱了小女緊緊跟隨，且厲聲說：「你們這是幹甚麼？」該員也不理會，我心知這便是大難臨頭，一面以目示意，

命羅劉二人趁此機會趕緊脫身。一面大聲的跟那隊長辯解，我抗議的說：

「走就走嘛，何必這樣拖拖拉拉？我又沒有犯法，難道我還會逃跑不成？」

聽我這麼說時，隊長果然鬆開了手，但却讓我夾在他們五個人五桿槍中間。我便在村人羣出觀看，伸手指指點點之下，被押到街口的一間空屋。那隊長留下四人負責看守，由他自己去把一位三十多歲的鄉長找了來，回來審問我的，還有一名穿學生裝的青年。

就在那間空屋子裏進行審問，由那位鄉長先問我的姓名，籍貫和職業。我的化名和職業，在離開那破廟時，早和內子商量好了。當下答道：

「敝姓陳，賤字少華，是在成都販賣湖南土布的生意人。」

那鄉長却暫且把問話打住，開始打量我的全身上下。我為轉移他的注意力，特地明知故問的說：

「請問先生，你可是這裏的鄉長？」

鄉長依然還在細細端詳，由他身旁的那名青年人代為答道：

「是的，他就是本鄉陳鄉長。」

我被他們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之下，從鄉長臉上看出了他正在疑惑不定。但我力持鎮靜，從容自在的讓他們把我看了個够。終於，陳鄉長開了「金口」了，他說：

「你跟我來。」

一語方竟，四桿槍齊同一致的在我背後一頂，使我身不由己，唯有跟在陳鄉長的身後走上大

街，走到一家茶館。陳鄉長下令將我們關在店堂後面的一間小房間裏，那間小屋和店堂只隔一層木板，我被押進去關起來以後，忙問陳鄉長道：

「鄉長，我這次路經貴地，還沒有走到街上，又不曾做過什麼為非作歹的事情，你把我關在這裏做什麼呀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」陳鄉長聳聳肩膀，回答我說：「祇不過對你先生有點小小的疑問，我們要開會研究研究。」

我再追問一句：

「像我這樣的小生意人，會有什麼疑問呀，陳鄉長？」

(未完)

優待券

優待中外雜誌讀者請附郵票
拾肆圓寫明收書人姓名地址
，本社按址立即寄上于右任
先生詩文選集一冊，每位讀
友限購壹冊。

(定價每冊貳拾圓)